

专访钱理群

这样的高材生比贪官更可怕

今年5月,他在“理想大学”研讨会上发表的大学正培养“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”论见语惊四座,引起广泛转载与热议;去年11月到今年6月,他的5本著作《我的精神自传》、《中国教育的血肉人生》等由漓江出版社接连出版。

7月10日,本报记者专访北京大学教授钱理群,听他谈教育、谈青年、谈鲁迅。

精神资本家: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投资,都是为了取得某种报酬

都市周末:您在“理想大学”专题研讨会上说“包括北京大学在内的很多大学,正在培养一些‘精致的利己主义者’”,为什么?

钱理群:其实我在2002年就提出了这个概念。实际上我讲的不是某个人,而是一个现象。我在北大教学的过程中,看到很多类似的情况,作了一个文学的概括。大家认为的高材生,做的很多都是有目的的。平时我去上课,他们会坐第一排,而且讲课当中会提出很多问题,反应是符合一个老师期待的。下课他会跟你来说,老师,你讲得真好。紧接着就讲你的课讲得好在哪里,我一听讲得很到位,就产生了好感。第二天第三天他都这样,我的好感就与日俱增了。到第四天他来了,“我要到美国去留学,请你给我推荐。”但等我写了推荐以后,他从此不见了。

我才明白这个学生之前所作的都是精心策划的,是为了达到让我写推荐这个目的。这让我想起了鲁迅的一个词“精神资本家”,他做的每件事都是投资,都是为了取得某种报酬。为什么又是精致的呢?因为他所作的一切都没有违反规则,而且我要拒绝或者因此批评他的话,反而显得我有问题了。这些“高材生”,被当做重点的培养对象,他有高智商,也能适应体制的要求,而且可以高效率地完成体制所要求的任务,很容易被培养成接班人。而这样的接班人是危险的,他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实现、维护个人利益,某种程度上比贪官、比粗俗的利己主义者更可怕。

都市周末: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?

钱理群:根本的原因是教育本身就是功利的。它的功利非常明确,就是围绕应试、围绕就业转。这样的教育下,学生没有自己的理想、信念。唯一支撑自己的就是个人的利益,而且是最大限度地获得个人的利益。现在的体制提倡竞争,在竞争的体制下,只有成为人上人才有自己的地位和影响,他的全部目标就是使自己成为人上人。我们并不反对个人利益。一个人维护自己的个人权利和利益是正当的。但人是社会的动物,要对社会承担,要对社会负责。



钱理群。

大学应该为人终生的理想、信仰建立基础

都市周末:您刚刚提到理想、信仰,年轻人该怎么建立起理想和信仰呢?

钱理群:大学应该为人终生的理想、信仰建立基础。怎么样建立理想、信仰?我通常给年轻人提出两个具体的建议。首先是大量地自由地读书。因为理想、信仰都必须以知识为基础,它不是你作个空想、听个报告就可以建立起的。你必须大量地去阅读,大量接触人类文明的、民族文明的优秀作品,从那里汲取精神资源。有丰富的博大的精神资源作为基础,到一定程度你就会自己某种程度的选择。

另一方面,我非常支持青年学生的志愿服务活动。我劝很多学生多参加志愿者活动,特别是到农村、到基层去看一看。在大学适当地参加一些社会服务,通过这些了解中国社会。到农村去看一看,了解中国的老百姓是怎么生活的,你会了解到中国的老百姓有多么好,但同时有多么苦。了解到这两点,相当程度上就了解到什么是中国了,这个时候对于自己该做什么你就会有一些想法。

都市周末:最近,哈尔滨工业大学一教授称一女生坚持报考北大历史系的做法,是“一个文科傻妞就此诞生”。他说学文史哲的人“多半不具有科学世界观,反科学,爱哲学,挺中医,将贻害社会。”我想听听您的看法。

钱理群:具体情况我不太了解。但我觉得有一个问题是,有的人把自己的选择、自己的专业、自己的道路绝对化,和自己不一样的都是不行的。像这位就有点“科学至上”,但反过来也有可能文科的瞧不起科学主义的东西。事实上他可能根本就不了解别人是怎么回事。现在全面贬低文科可能是由两个原因造成的。文科本来应该有人文关怀的,现在人文精神却被变成一种宣传、说教,本身已经异化了,所以别人就批评你了。这暴露了文科自己的问题。另一方面也暴露出社会风气的问题,认为科学、物质是绝对的、可靠的,而精神的追求、人文的东西是不需要的,从侧面来看这是一个物质决定一切的时代,它当然就对精神藐视。

鲁迅永远不会过时

都市周末:您是研究鲁迅的专家,您觉得今天的中国、今天的中国青年还需要鲁迅吗?

钱理群:这要看个人的选择了。如果你春风得意,过得很顺利,对自己、对社会都很满意,你是不需要鲁迅的,就算你去读(鲁迅),也读不进去。但是当你对自己、对生活不满意了,对自己有一种质疑,想寻找一种新的生活、新的东西时,你就需要鲁迅了。因为鲁迅会给你提供一种新的可能性,人的生活、人的精神的另一种可能性。因为鲁迅具有一种很强的批判性,他对现实的很多问题提出不一样的思考,给你提供新的思考、新的角度、新的方法,也是另外一种活法。

都市周末:对于不断思考、新的想法的人来说,鲁迅是永远不会过时的?

钱理群:对,绝对不会过时,而且会不断从他那里得到新的启发。鲁迅不会给你一种现成的答案,他最大的作用是促使你、引起你思考。他的著作是给思考者或者愿意思考的人看的。

韩寒面临“骂杀”和“捧杀”两种危险

都市周末:被称为有鲁迅风范的韩寒,自今年以来受到了不少的质疑,您对这个青年持有怎样的看法?

钱理群:我对韩寒的认识有个过程。他的早期著作我看过一些,他有点调侃意气的态度,我一方面有欣赏,但是我担心他会发展到玩世不恭、甚至会导致虚无主义,这是比较危险的。所以开始我是对他采取观察的态度。后来汶川地震以后,他的表现改变了我对他的看法,我发现他有社会承担意识了,他有自己的坚守、追求。他也是个非常聪明的人。他感觉到他经常发表一些对社会问题的言论之后,大家对他捧得很高,希望他成为某种代言人的时候,他觉得自己比较危险了。很多话就不是自己要说的,而是别人期待、要求他说的。我认为韩寒有这个自觉是非常不容易的,这点我很欣赏。

为什么很多人对他失望?如果用本来不该他承担的事去要求他,达不到你的要求,你就对他失望了。韩寒要回归他自己,仍然去做车手,过他的正常生活,他愿意发表意见就发表,他愿意写小说就写小说。他要避免成为一个网络英雄,现在大家把他当一个网络英雄,一个网络名人。对他提出许多他承受不了的责任和要求。

都市周末:可能我们应该给韩寒更多的宽容。

钱理群:我觉得骂他的和捧他的都不必太过分。鲁迅不是说过嘛,对一个人不能“骂杀”,也不能“捧杀”。我觉得韩寒就面临着“骂杀”和“捧杀”两种危险。他应该清醒点,从这里跳出来。还原自己,该怎么做就怎么做。

■文/见习记者 李婷 实习生 刘林萍

语录

■在我的理想中,今天的大学特别需要“沉静”、“清洁”和“定力”即所谓“静、清、定”这三种精神力量。

■我觉得当前中国正弥漫着一种很可怕很糟糕的民族主义情绪。一种是复古主义,一种是“兽性爱国主义”。

■真正的大科学家是有人文关怀的,比如爱因斯坦,对于大学教育,他就说了“大学教育不是培养机器,不是培养有知识的狗”,他说得很尖锐,“而是要培养人”。